

## &gt; 杂记

## 车窗内外

□ 王伟

崭新的候车厅里,电子屏上跳动着“保山—昆明”的红字,亮眼夺目。这是2024年春天一个平凡早晨,可对我来说,这行滚动的字,已等了半辈子。

我随人群走向站台,一列翠绿色的动车静静地伏在轨道上,像憩息的绿蟒,更像一条飘在轨道上的绿带。“啾——”一声清越的鸣笛,列车滑出站台,轻盈得几乎无觉。窗外,青绿的蚕豆地、金黄的油菜花、成片的甜柿林,交织成一幅连绵滚动的画卷,其中每一帧都藏着故土的温柔。

儿时我常跟父亲去沙坝街赶集,天不亮便动身,到家时天快擦黑,我总和父亲念叨,等公路修到门口,我们就能坐着拖拉机去赶街了。那时,“铁路、火车”是课本上模糊的图画,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如今,父亲已离世多年,铁路却真的修到了家门口,圆了当年的心愿。车窗玻璃上,隐隐映出我的脸庞,恍惚间,父亲的面容仿佛也映在这层透明玻璃上,我们的脸庞,在疾驰的列车上重叠,跨越岁月的阻隔,完成了一场迟来的重逢。

列车驶入大柱山隧道,光线骤然变暗,只剩车厢顶灯洒下温暖的光晕。邻座的杨伯伯是水寨人,说他儿子在隧道工地干了六年。“这隧道太难挖了,听说用了最先进的机器,创造了世界纪录,十几年才通。”他顿了顿又说:“儿子来工地时还没有成家,现在娃娃都已经上小学了。”

黑暗中,我仿佛看见了另一条

“隧道”——那是无数像杨伯伯儿子一样的建设者,用汗水和年华,一寸一寸凿穿了大山的阻隔,把“天堑变通途”这句响亮的口号,变成了我们此刻亲身感受到的平稳与便捷。路虽远,行则将至,一如当年马帮踏过荆棘,一步一步踩出的永昌古道,承载着世世代代的期盼与坚守。

光明重新涌入,列车行驶在高架桥上,桥下澜沧江水奔腾不息,大桥正下方,便是当年马帮穿行的铁索桥旧址,也是丝绸古道上沧江飞虹、兰津古渡、摩崖石刻的所在。我抬手指向窗外山坡一处平缓之地:“我家就在那里,隐约能看到几间房子。”不知朋友是否看清,可我却真真切切看见了家的轮廓,列车匆匆驶过澜沧江大桥,车窗如一格一格的画框,框住的不是闭塞与贫瘠,而是被这条路串联起来的家乡崭新模样。

列车再次驶入隧道,将我的思绪拉回二十年前。那时,我去广州投奔朋友,先坐一夜卧铺到昆明,几经辗转才搭上前往广州的绿皮火车,车厢内挤满了人,空气沉闷浑浊,夹杂着各种气息。早听说火车上鱼龙混杂,我一无所所有却一路忐忑不安,生怕遇到坏人。“哐当”的车轮声,伴着列车员的叫卖声——“瓜子、花生、啤酒、方便面有需要的吗?”成了那段旅程最深刻的印记,至今仍清晰可辨。

一阵轻柔的脚步声传来,乘务员推着小车从我身边经过,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,制服笔挺整洁,我已

记不清二十年前的列车员模样,想来,如今的他们,更显精神干练。此时车厢广播里舒缓的旋律漫溢在车厢每个角落。我想起抖音平台上看到的法子,拿出一瓶矿泉水放在窗台上,水面纹丝不动,似澜沧江最深沉平稳的水流,列车平稳前行,载着一车安稳与期许,奔赴远方。

出隧道后地势渐渐平坦,城镇接连出现在窗外,速度改变了风景的模样,更改写了大山深处的时空。从前,高山是难以逾越的屏障,如今,高山只是窗外掠过的风景,这列车,实实在在改写了大山深处的时空。永平站到了,杨伯伯起身准备下车,他小女儿嫁到了这里,一家人已在出站口等候,说好下车就去吃最正宗的永平黄焖鸡。老人起身时,望着窗外愣了片刻,自言自语道:“快!真快!这世界,到底是不一样的。”

是的,真的不一样了。这条铁路,让保山从地图上的一个名字,变成了连接东南亚的一扇大门,它输送的,不仅是来来往往的旅客与货物,更是保山的机会与未来。

到达昆明站,刚乘坐的“复兴号”停靠在站台,流线型的绿巨人般的车身在阳光下泛着温润柔和的光,我拍下这珍贵的瞬间,发到朋友圈。也许,在老家刷朋友圈的妈妈,会看到这列她从未见过的火车,看到家乡的变化。车窗内外的风景已然远去,但那份藏在心底的眷恋与感动,却永远留存,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。

## &gt; 万物

## 话说韭菜

□ 俞继东

早起逛菜市,见一位老农蹲在角落里,面前摆着两把韭菜。那韭菜扎得齐整,根上还带着湿泥,叶子宽宽大大的,绿得发乌,水灵灵地支棱着。老农也不吆喝,只捏着一根草茎剔牙,眼睛却瞟着过往的脚。我蹲下身去,一股清香便直直地撞进鼻孔里。是的,这才是韭菜该有的味道,这两把韭菜我买了。

回家路上,忽然想起儿时姥姥做的韭菜盒子。那时她在院子里辟了一小块地,专门种韭菜。开春不久,韭菜便冒了头,细得像缝衣针。姥姥是不舍得割的,总要等到长成一片绿云,才捏着那把豁了口的剪刀,贴着土皮剪下来。她在屋里和面,我就在台阶上择韭菜。择韭菜是最磨性子的活儿,要把每一根根部那层薄薄的膜撕掉,把顶上的黄尖掐去。我那时总是不耐烦,胡乱择几下便要跑开。姥姥便说:“急什么?韭菜这东西,越择越香。”

姥姥的韭菜盒子烙得两面金黄,咬一口,先是脆,后是软,韭菜的鲜、鸡蛋的嫩、面皮的韧,混在一起,烫得人直哈气,却又舍不得停嘴。姥姥坐在门槛上,看我吃得满嘴油光,便念叨:“一月葱,二月韭,这时候的韭菜,鲜得能掉眉毛。”

这“二月韭”的说法,后来在杜甫的诗里也读到过。那年秋天在西安,朋友带我去城南看少陵原。原上秋风瑟瑟,蒿草齐腰,朋友指着远处说,杜公祠就在那边。我远远望着,忽然想起那句“夜雨翦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。想来那也是一个春天的夜晚,杜甫颠沛了大半辈子,忽然遇到老朋友卫八,主人冒雨去园子里剪了春韭,配上黄粱米饭,粗茶淡饭里,却是人间最暖的情谊。那韭该是头一茬新茬,嫩得能掐出水来罢?一千多年过去了,杜甫住过的土窑早已坍塌,唯有韭菜,年年春天还在长着。

韭菜是贱物,贱在好养活。种一次,便能一茬一茬地割,割了又长,长了又割,从春一直割到秋。乡下人说它是“懒人菜”,不用费心伺候,给点水就活得精神。但韭菜也贵,贵在那股子野气。大棚里捂出来的,水灵是水灵,却少了那股子冲劲儿,吃到嘴里软塌塌的,没筋骨。只有风里雨里长起来的,才配得上那个“辛”字。这股子辛,不是辣椒那种痛快的辣,也不是生姜那种霸道的辣,而是一种幽深的、缠绵的、让你说不出哪儿不对却又时刻提醒你它存在的辣。吃完了,那味儿还在齿间徘徊,久久不散。

韭菜的身份也颇有趣。上得了国宴,和着海参一起炒,身价倍增;下得了路边摊,在滋滋作响的铁板上和鸡蛋做伴,香气能飘半条街。它从不挑拣,无论和谁在一起,都保着自己的本味。我想起宋朝一位诗人写:“已见东风入韭菜,不须雪窖贮姜葱。”东风入了韭菜,春天才算真的到了。这话说得真好。

晚饭做了韭菜炒螺蛳肉。春水初涨,螺蛳正肥,养了一天一夜,剪去尾,焯了水,用牙签挑出那一点点肉来,和韭菜急火快炒。端上桌,一屋子都是香的。妻子说:“这才是春天的味道。”

我点点头,又想起姥姥那句“越择越香”。年轻时不懂,如今才明白,择的不只是韭菜,也是光阴。把那些枯的、老的、黄的一一掐去,留下的,才是干干净净的、值得过下去的日子。

## &gt; 闲话

## 昆明线下脱口秀的文学解构

□ 王伟

在昆明的云南艺术学院、新迎新城、恒隆广场,你会听到爆发的、毫无预兆的集体大笑,这些笑声来自这座城市正在蓬勃生长的脱口秀现场。在“不止喜剧”“喜剧大篷车”“全是喜剧”这三个脱口秀厂牌的带动下,昆明正经历着一场不一样的“革命”。这场“革命”,与文学有关。

## 脱口秀中的方言叙事

在“喜剧大篷车”的半圆形舞台上,演员用昆明方言讲述着“去篆新买菜”的日常。当“老板板了!”“鬼火绿”等地道方言炸响时,本土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,一种独特的文学“转译”正在发生。昆明方言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文本库,那些在普通话中难以精准传达的情绪、节奏和市井智慧,在方言段子中找到了最佳载体。这让人想起老舍、王朔——用最地道的京腔京韵书写北京往事。而现在,演员们用最地道的昆明方言,书写着当代春城的生活文本。“不止喜剧”的排练场里,演员们会做一项特别的练习,将一段普通话段子“翻译”成昆明话,再翻译过来。这个过程揭示了一个文学真理:真正的幽默往往深植于

语言的褶皱处,那些无法被普通话完全捕捉的生活质感,正是优秀地域文学的共同特质。

## 脱口秀的微观文学形式

观看“全是喜剧”的开放麦,你会惊讶于年轻演员对结构的敏感。一个五分钟的段子,往往有着短篇小说般的起承转合——铺垫、升级、翻转、底包。这种对结构的雕琢,本质上是一种微观文学创作。有一位诗人说过:“在云南,时间不是直线前进的,而是螺旋上升的。”这种非线性的时间观,在昆明脱口秀的结构中找到了回响。演员们不按时间顺序讲述故事,而是按情绪逻辑、笑点密度重新组织经验,这与现代文学的意识流、碎片化叙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只不过它被浓缩在一个微观的结构之中。我记得有一场脱口秀中有个经典段子,用整整三分钟描述早晨去小锅米线店的过程,最后落在老板多给的一撮腌菜上。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极致放大却融于微观的行为艺术,正是极简主义小说中的“繁”与“简”的关系。

## 脱口秀中的即兴文学

“喜剧大篷车”的即兴环节最能体现脱口秀的文学实验性。演员根据观众随口说的场景、配乐和关键词,现场编织一段完整故事。这种创作方式,简直是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法的喜剧变体。即兴喜剧的核心是无条件接纳伙伴创造的情境,并在此基础上推进。这种协作创作模式,消解了文学创作的孤独神话,将文本生产变为集体仪式。当观众的建议成为故事的一部分,作者与读者的传统边界被笑声打破。这种开放性文本,呼应了昆明这座城市本身的性格。历史上多种文化在此交汇,形成了包容、混搭的城市气质。脱口秀的即兴精神,无意中成为了城市精神的喜剧表达。

昆明线下脱口秀与文学的关系,不是谁借鉴谁的问题,而是一场持续的对话。文学提供了观察的深度,脱口秀则带来了集体的共鸣。在观众的笑声里,我们听到了文学的最新回声,用最当下的语言,捕捉最真实的生活,在笑声中完成了对时代充满文学性的记录。